

董国炎学术年谱



姚奠中 董国炎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三晋出版社

莫中 董国炎 著

董国炎学术年谱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三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章太炎学术年谱 / 姚奠中, 董国炎 著. — 影印本
— 太原: 三晋出版社, 2014.3
ISBN 978-7-5457-0927-8

I. ①章… II. ①姚… ②董… III. ①章太炎 (1869~1936) — 年谱 IV. ①B25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47109号

章太炎学术年谱

著 者: 姚奠中 董国炎

责任编辑: 落馥香

责任印制: 李佳音

出 版 者: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三晋出版社(原山西古籍出版社)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21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4922268(发行中心)

0351-4956036(综合办)

0351-4922203(印制部)

E-mail: sj@sxpmg.com

网 址: <http://sjs.sxpmg.com>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承 印 者: 山西臣功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33

字 数: 410千字

印 数: 1-3000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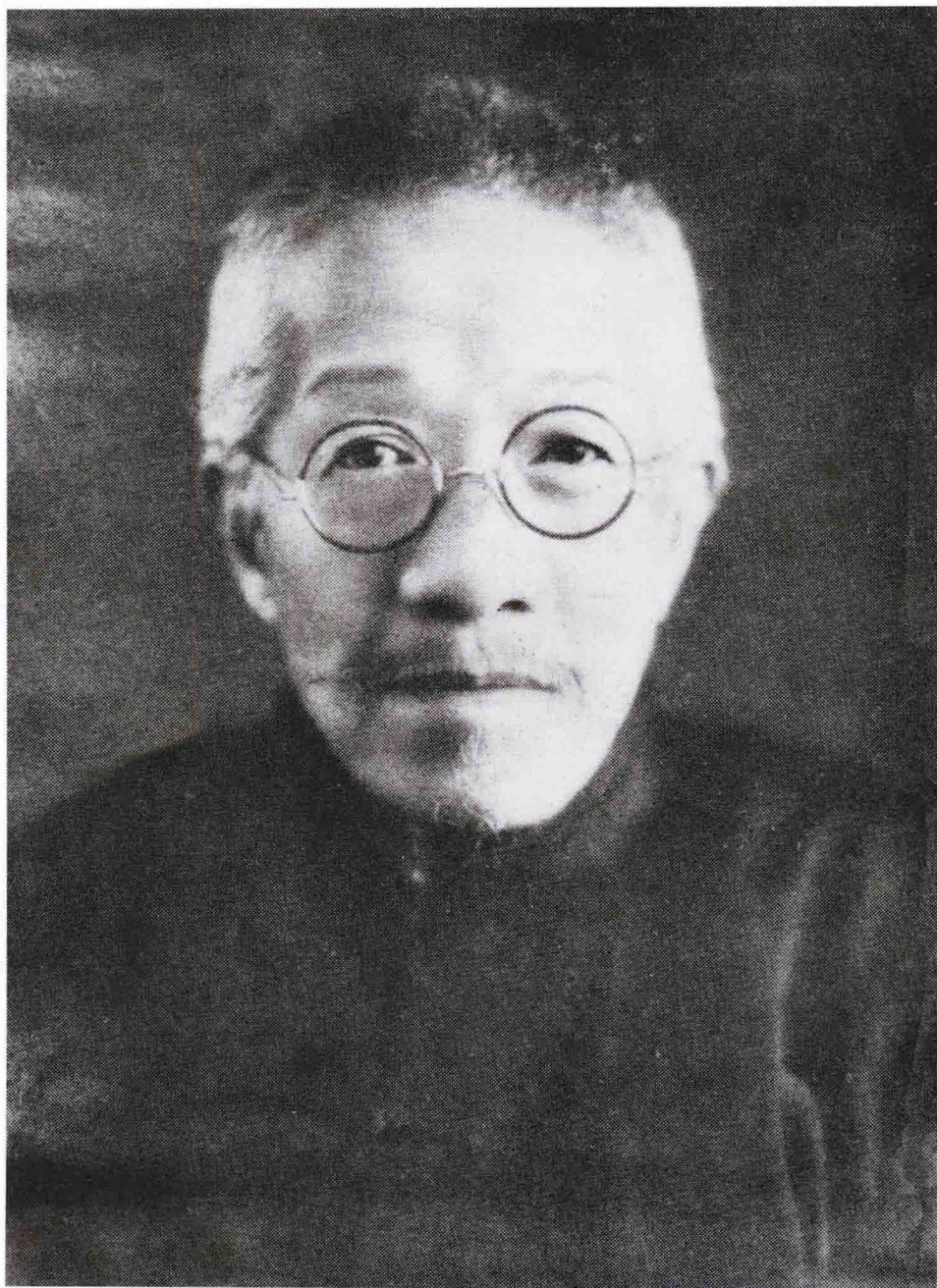
版 次: 2014年3月第2版

印 次: 2014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57-0927-8

定 价: 6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章太炎先生



姚奠中先生



董国炎先生近照

哀六年傳楚子使問諸周大史

說苑君道述此傳曰昭王使人乘驛東而問諸大史州黎。案鄭司農注春官大史曰大出師則大史主抱式以知天時處吉凶。史官主知天道。故國語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春秋傳曰楚有雲如眾赤鳥夾日以飛。楚子使問諸周大史。大史主天道。服子慎注諸侯皆有太史。主周所賜典籍。故曰周大史。一曰是時往問周大史。憲定字謂齊衛晉魯皆有分。楚獨無。有不當有周所賜典籍。蓋自王子朝奉周之典籍。以奔楚。是時當有大史從奔。辭謂周賜典籍。立其官。賜之。是曰周大史。故辛有子入晉。稱曰董史。是也。晉大史屠赤見晉之亂。以其圖法歸周。



本书作者姚奠中（前排右）、董国炎（后排左）在章太炎墓前（前排左为汤炳正先生，后排右为李诚，左侧为章太炎长子章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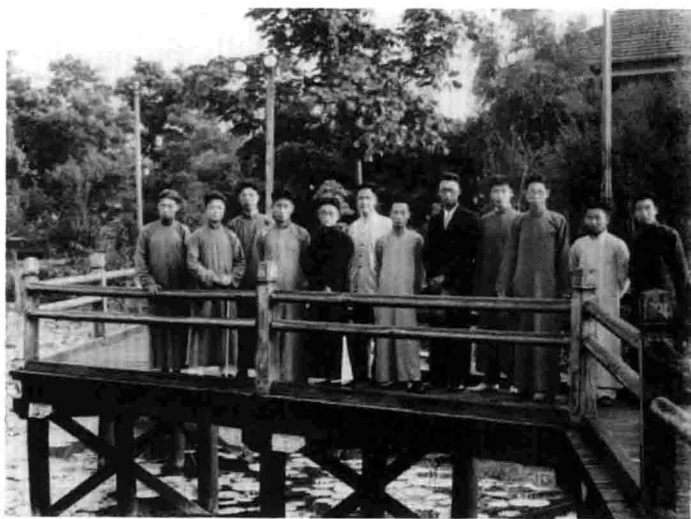


章门弟子姚奠中、汤炳正等在章太炎先生墓前

高山仰止科師門此為
 師承定一尊字命承成
 曾忘死學微與此典
 誰論龍戰玄黃士與
 頻臨細往事祀猶新
 眼中磊落二三子趨步
 終當嘆絕壘
 一九八三年冬過
 蘇州蘇杭先生故居
 莫中

1983年冬，姚莫中过苏州章太炎先生故居时所作绝句二首

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部分学员
(1937年摄于苏州公园)。其中章太炎
先生的研究生有：姚奠中(右三)、柏
耐冬(右八)、李恭(右十)、孙立本
(右十二)



本书第一版书影

再版前言

《章太炎学术年谱》一书，由姚奠中先生携弟子董国炎先生著述，于1993年杀青，1996年交山西古籍出版社出版。面世之后，受到学界一致好评，并荣获山西省优秀图书编辑二等奖。首印在5年之内售罄，又于2001年8月2次印刷。

章太炎先生生于清同治七年（1868），著名国学大师、革命家，乃近现代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在他有限的69岁生命中，以人民的幸福，国家的强盛，民族的前途为己任，奔走呼号，不遗余力。学术方面，小学而外，经史、诸子，卓有见解，可谓三百年“朴学”的集大成者。继往圣之绝学，开万世之太平，是章先生一生的写照。

1936年，姚奠中先生考取了章太炎先生的研究生，章先生的治学理念及所作所为对姚先生影响甚巨，继承章先生的学术思想成为他一生的使命，在他的引领之下，山右国学蔚然成风。除了人才的培养，姚先生还倡导召开有关太炎先生的学术会议，举办章

太炎姚奠中师生书法展览，发起成立了山西省姚奠中国学教育基金会并资助山西大学国学大讲台的正常运转。传承章先生的学术，是姚先生一生的弘愿。

遗憾的是，去岁年末，姚先生永远离开了我们，但他播下的国学种子早已生根发芽，深入人心。

时值三晋出版社成立二十周年，决定将历年精品予以再版。由于版权期已过，须征得姚先生子女及董国炎先生的同意。令人感动的是，在没有稿酬的情况下，无论是姚家四兄妹，还是远在扬州大学的董先生，均慨然允诺，令我们钦佩不已。

谨以此书之再版深切缅怀姚奠中先生！

三晋出版社

2014.3.9

序

姚奠中

还是在“文革”期间的1975年，学校当局传给我一个信息，说是：章太炎的夫人汤国黎，给周总理一封信，要求组织专人整理章先生遗著。信中推荐人选中有了我的名字。周总理把信交给正在召开的全国出版会议。会上有人知道我在山西大学，于是由山西出席会议的代表，把这一信息带了回来，学校也因此告我，要我考虑这一任务。当时虽没有硬性要求或具体规定，但作为章门晚年弟子之一，而章门弟子存世的已很少，觉得有点责无旁贷。几经考虑，决定先从写传记做起。认为不把作者的生平经历搞清楚，就很难全面透彻地把握著作中的思想内蕴，而对遗著，也只能是文字、版本等表层的整理，至于研究则很难谈到。于是我先从简单的年表入手，进而从已有资料中作较全面的考虑。困难的是：我手边仅有原版《章氏丛书》和新找到的《丛书续编》；另外也只有《尅书》、《古文尚书拾遗》等几个

单行本和章先生逝世后《制言》半月刊所出的《章太炎先生纪念专号》。因为那时各图书馆基本上都还没有开放，找来找去，也只找到以许寿裳的《章太炎》为代表的几本传记性的小册子和孙中山、康有为、蔡元培、梁启超等和章先生有关的人物的一些传记之类。对章太炎这样一位文化巨人来说，这些资料，无疑是过于贫乏了。但由于我思想上已把这件事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来看，就不能不尽快进行。工作的重点，主要从正续《丛书》等原著中钩稽史料，对其人、其事、其学作系统的了解与掌握，并以之与近代史实和周围人物相对照，理出头绪，作为写作基础。与此同时，我自己从1972年学校复课时起，即被派教中国通史，根据教学的需要，结合课程的进行，编写了一本《中国史略》；1974年，古代文学课恢复了，我又被派主持了《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出版了上册；那时每学期还要和学生一起下乡、下厂、下部队一两个月，其间与工农兵结合也编写了几种材料，有的还出版。在这样忙碌的情况下来从事《章太炎传》的写作，困难可想而知。好在得到系革委的照顾，有一学期没有下去，才终于完成了十余万字的《章太炎传》稿。我把此稿寄人民出版社审阅，他们表示接受。但不久，“四人帮”垮台，被“四人帮”搅乱了的政治、思想、文化、艺术，都需要进行清理。出版社同志来信，说：当前对一些人物的评价，难以把握，《章太炎传》暂缓出版。原稿退回。这一下就搁起来了。现在看来，那部《传》稿不出版是对的。虽一得之愚，不是没有，而谄陋、疏谬之处，兼而有之。很有必要改弦更张。

1978年以后，我和广大知识分子一样，政治地位得到根本的改变。因而本、兼各职越来越多，教学科研任务越来越重，在轻重缓急的考虑上，《章太炎传》的重写，一次次被挤在后面。虽作了几项计划，却一直无法完成。这期间，学术界对“章学”的研究，有了不小进展，特别是上海方面汤志钧、姜义华等同志，成

绩尤为显著；而《章太炎全集》，也由上海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一般散在社会的资料，也比较容易收集，研究条件，大为改观。在这种情况下，写一本完善的传记，已有可能。

我的研究生董国炎副教授看到这一点，毅然挑起这副担子。早在1986年，他参加了在杭州召开的“章太炎先生逝世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受到启示，已有意于“章学”的研究。在读了一些时贤的著作后，认为：汤志钧同志的大著《章太炎年谱长编》，重在政治，姜义华同志的大著《章太炎思想研究》重在思想，对全面地考虑“章学”，显然仍有不足。因此多次和我商量，决定编写一本《章太炎学谱》，吸收《宋元学案》、《明儒学案》的精神，在学术上既重纵的发展，又重横的联系，不但反映章先生在学术上的卓越贡献，还反映他在近代学术史上的巨大作用。但经广搜博览，长时间酝酿之后，感到难度非常大。最后决定分两步走：先写一部能体现上述精神的重在学术的年谱，然后再考虑学谱。我同意他的意见。只是我自念年老、事烦，精力不足，也挤不出完整的时间专心致志地考索，于是全面工作就不得不由董国炎一人承担下来。我只参与商讨，聊备咨询，我的《章太炎传》原稿，也只作为参考资料之一。到今年初，近40万字的《年谱》稿，终于由董国炎全力完成了，其用力之勤，令人欣慰，而我也颇有如释重负之感。

章太炎先生的原著，是不容易读的，越读越感到它的博大精深。章门先进诸公，或长于“小学”，或长于经史，或长于诸子，或长于诗文，大都卓然自树，有所创见，有所前进；其高者成为学派，奕世流光，号为大师。然而综其贡献，类在声韵训诂、名物校订、考据通解与诗文写作之间。就一个侧面而言，他们亦博大、亦精深，在文化发展上起了促进作用，可为后生典范；而就文化总体而言，则欠缺的是对人民、对国家、对民族前途的责任

感，缺乏宏观的思想体系，近乎为学术而学术。有的虽能继承先生的革命精神，却忽视学术，有的从先生的批古史出发走向自我否定的道路，遂至进退失据。浅见以为章太炎先生的学术，不仅是三百年“朴学”的总结，而且是两千多年传统文化的总结；不仅总结过去，更重要的是开辟未来。他面向当时的现实，放眼于未来的趋向，无论在政治、哲学、文化、历史，以至语言文字上，都为走向现代化开了端。在此精神感召下，影响所及绝不止章门弟子以至再传三传弟子，而受其影响的，也不必直接从读他的原著中得来。正因如此，就需要有一批能读原著的人，从原著丰厚的内蕴中，抽绎、发掘出其学术思想的精华，济世拯民的嘉谟，为人治事的典则，以飨后学。我们的任务，不在于评价是非，而在于汲取营养；不是为了过去，而是为了现在。浅见以为：推此志也，在“章学”的研究上，不但大有可为，而且应该步步深入，不断扩大。近些年来，一部小说，一个剧本，往往涌现出大批研究者，成立了全国性的学会，出现了一批批专家，当然值得高兴，而对“章学”的研究，则寥若晨星！究其因，很大程度上是“难”！唯其“难”，才是有志者应该剖心戮力的所在。

以上所述，说得太远了。总之一句话，应该大力开展“章学”的研究。这本《年谱》，只是迈出了一步，迈出了不大的一步。其内容得失，则有待于专家和读者认可与是正，此不多赘。

1993. 5. 10.

目 录

清代（同治七年—宣统三年）

同治七年（1868），1岁	1
同治八年（1869），2岁	5
同治九年（1870），3岁	6
同治十年（1871），4岁	7
同治十一年（1872），5岁	8
同治十二年（1873），6岁	9
同治十三年（1874），7岁	10
光绪元年（1875），8岁	11
光绪二年（1876），9岁	12
光绪三年（1877），10岁	13
光绪四年（1878），11岁	14
光绪五年（1879），12岁	15
光绪六年（1880），13岁	16
光绪七年（1881），14岁	17
光绪八年（1882），15岁	18
光绪九年（1883），16岁	19
光绪十年（1884），17岁	20